

夏 徵

白 危





新文藝出版社

• 1954 •

夏 徵

著 者	白	危
出 版 者	新 文 藝 出 版 社	
	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壹號 (上海旗平路八三號)	
印 刷 者	上 海 市 印 刷 三 廠	
	(上海香港路一一七號)	
總 經 售	新 華 書 店 上 海 發 行 所	

書號(296)[I II 39] 類別 文學—小說
字數 89000 字 開本 787×1092 1/32 印張 5 9/16
1951年 12 月上海第 1 版——第 1 次印刷
1954年 11 月上海第 1 版——第 2 次印刷 8001—11520 冊
定價 5,200 元

代序

這個集子一共收了五個短篇，寫的都是一九五〇年參加豫東羣衆運動時所體驗到的一點實際生活，只能說是反映了當時當地土地改革前夜羣衆運動的一個側面，作品也多不成熟。但因為這是我從事寫作的一個起點，所以雖是一鱗一爪，也都不惜把它收在一起了。

此外應該說明的就是這篇代序，原是一九五〇年八月寫給『文學界』的一篇雜文。只因內容是寫參加羣衆運動工作的一些斷片經驗，多少和我寫作的動機還能聯系起來，因此也就把它作爲代序編在一起。所舉的例子也是比較突出的，後來經過整風，全都糾正過來了。

下面就是這篇雜文的正文。

※

※

※

這是一個月以前的事了。文協來信提到會員下廠的都跑在事務裏面，一般的看法也認為非把全部時間搞日常事務不能創作，似乎有點偏向；叫我把下鄉的情形寫一點，作爲參考。

我想下鄉和下廠性質不同。

第一，工廠的生產是集體的，農村的生產是個體的，生產方式不同，生活方式不同，構成無產階級和農民的思想、感情、語言、習慣自然也不同。中國到現在還是個農業國家，中國的知識分子出身農村的多，出身工人階級的少。一般的對農村要比工廠熟悉，也是很自然的現象。其次說到個別方面。假如你對於某一階層的生活相當熟悉，那麼你和另一個人——即使生長農村或工業區，從來沒有參加過勞動的人——兩人同時下鄉或下廠，情形也不一樣。前者就能機動掌握時間，有重點的去參加工作，搜集創作資料；後者卻非經過一段時間，甚至全部精力埋在日常事務裏面不可。要經得起考驗，然後纔能真正懂得勞動人民的真實感情。

讓我舉個現實的例子罷。

最近我們這裏連續開了幾個婦女會，爲的是發動婦女參加保衛世界和平簽名運動。因爲這個莊子大，就分成南北兩半部分別舉行。

先談頭一個會罷。

頭一個會開在南半部奶奶廟前。這天吃罷晌午，四位女同志拿着鋼筆墨水，興致勃勃的去佈置，桌椅板凳安置好了後，就叫村幹挨家挨戶去召集。左等右等，熬到太陽壓屋脊了，才東一個西一個來了一二十個老大娘（實際這村有一百五十多個婦女）；拄拐棍的、搥底子的、編草帽鞭子的，總之手裏都不識閒。只有一個是中年婦女，她抱着小孩子，遠遠的坐在槐樹底下餵奶。問她們閨女媳婦爲啥都不來？一位老大娘看了我們一眼，慢吞吞的說：『我來就管啦！』

會議開始了，四位女同志輪番演說，從國內形勢分析到國際形勢，又從國際形勢歸納到世界兩大陣營，講了一大堆；然後攤開『保衛世界和平簽名書』，請她們簽名。

會場開始騷動了，都張着嘴巴，你看看我，我瞧瞧你，賊賊喳喳起來。

『啥呀？』

『又要打仗麼？』

『啥是第三次世界戰呀？俺不懂。』

『跟老蔣講和麼？』

那位中年的大嫂子走過來，神色慌張，拉着一位拄拐棍的大娘私下問道：『可是要出壯丁？』『誰知道！』『俺家可沒旁人，就是小鳳她爹，老天爺……』說着，抱起孩子，順着槐樹陰影悄悄溜開了。接着這位老大娘也掂起拐棍，左右看了一眼，便一蹶一蹶地跑到坑沿去攆她那正在追捕青蛙的孫兒：一面攆一面嚷：『你別跑，看你跑到哪裏去！』結果是連她自己也攆回家去了。

女同志慌了，繞着圈子包圍起來，一個一個的去請求。

『別去，大娘，你簽個名罷。』

『簽一個嘍。』一個被攔住的老大娘，卻不過情面，隨聲附和道。

『姓啥？』

『姓何，何劉氏。』

『多大？』

『屬羊的。』

『在不在農會？』

『在！』

『你過來，捺個手印罷。』

這可叫她作難了。在舊社會裏，捺手印可不簡單，不是賣房典地，便是借債出妻。

那有好事情叫捺手印的？

老大娘皺着眉頭，遲疑不決的問道：

『寫了名還不中麼？』

背後有人悄悄地推她：『大嬸，捺不得！捺了就要出岔子。』同時還有人埋怨她不該帶頭簽名。弄的這位老大娘很尷尬，頗有些後悔，悔不該冒失。

到底這位老大娘心軟，經不得四位女同志左勸右勸，結果是在將信將疑的心情下，哆嗦着指頭，在自己的名下捺上了手印。

農會主任王品德站在一旁傻楞楞的。我問他：『你老婆爲啥不來？』他若無其事的說：『她不得閒。』我又問村長劉景春，村長回答得更妙：『家裏沒人，我替她簽上一個就是了。』

就這樣，一個挨一個去請，到老鴿落窩的時候，總算都簽了名，捺了手印。大家鬆口氣，這才揣着一個沉重的心，議論紛紛的散開了。

第二天輪到北半部。會場設在地主王老九的場子裏。時間錯到喝罷湯以後。這時一輪明月，臨空高照，照得場子四外無邊。四位女同志也按時到會，可是今天晚上主持會場的不是她們了，換了一位三十來歲的老莫。他是本地人，僱農出身，一九四八年拉鋸形勢下提拔起來的幹部。照大家的話來說，他沒旁的缺點，缺點就是缺少文化。他到的最早，來一個婦女他就走過去跟她啦呱。這莊上誰不知道老莫脾氣好，人老實，說話中聽，跟大家合得來。莫說老大娘，就是年輕媳婦也不避嫌疑，時常圍着他問長問短。

開會了。老莫查查人數三十來個，老的少的都有，也就差不離了。他便站在當中，手裏捲着入夏以來日夜不離手的大草帽，口裏囁嚅着。

『咱們打哪裏說起呢？』

他環顧四周，四外鴉雀無聲。在月亮底下，清清楚楚看見坐在地下的娘們，一個個都伸着頸子，張着涵洞似的黑不隆冬的小嘴，靜候他的說話。

『壓咱們莊上說起罷。我記得老日沒來的時候，咱們莊上有四百多口人。老日來了，看見年輕小伙子就刺刀頂胸口亂噲呼：「去！去！苦力的幹活！」娘們誰敢露臉？一給瞧見，就要「喇咕喇咕！」我敲他八輩子的小舅子！』有人暴笑起來，有人低下頭去。曾被日寇蹂躪過的娘們，有的現在都成了老太婆，但一想起這些事來，依然毛骨悚然，咬牙切齒的恨在心裏。

『這狗日的來一回搶一回，走的時候放把火，瞧咱們的寨上，學堂誰給燒掉的？』

『老日燒的！』

『咱們的寨牆誰扒的？』

『老日扒的！』

『壓那起，咱們的日子就過不下去了！牲口拉光，房子扒光，東西搶光，男子逃光，娘們……』

『就爲的這惱種太欺負人！咱們警不住這口氣，跟它拚了八年，才把它打垮，可又來了遭殃軍！它呀，它比老日還惱哩！它抱着美國洋爸爸的大腿，用美國的槍砲來屠殺咱們老百姓。咱們八路軍就不吃它那一份，給老百姓抱不平，跟它拚了三年，打它個小

舅子落花流水！就那樣，這莊上掉下不上三百人！您看這仗打得多慘！毀了多少人！」

老大娘嘆息起來，小孩也不作聲。

『現在老日早打垮了，老蔣也打垮了，蔣介石沒處跑，跑到台灣去又抱着美國洋爸爸的大腿，在那裏吹牛皮。美國這惱種就不是個好東西，它想發動世界大戰，侵略別的國家，可是全世界的老百姓都反對它！這幾天壞人不是在造謠麼？什麼第三次世界大戰打起來咧，老蔣又要回來咧，別聽那一套！前年格新五軍在這裏，你們不是見過麼？什麼裝甲車哩，坦克車哩，火箭砲咧，捷克式哩，卡平槍哩，他媽的有啥了不起？一個淮海大戰就消滅了他六十萬個倭人！那時你們不是都捐了軍鞋嗎？你們的小子，你們的外人不是參加担架了嗎？』

『不假。』

『八路軍爲啥能打勝仗？——因爲它是咱們老百姓的隊伍。咱們有這樣的隊伍，就不怕打仗。誰敢招咱們，就給他打個兔子翻身！』他旋轉身來向大家：『你們怕不怕打仗？』

『不怕！』

『願意不願意打仗？』

『不願意！』

『全世界的老百姓都像咱們一樣不願意打仗，這仗打得起來嗎？』

『打不起來！』

『啥叫和平運動？這就叫和平運動。大家都不願意打仗，反對打仗的人都團結起來，就是和平運動。好的，現在咱們來看看，大家是不是真心誠意擁護和平，要是真心誠意的話，就到這裏來簽個名，表表自己的心願。大家贊成不贊成？』

『那有啥不贊成！』

黑黝黝的頭巾飄動着，就想往前擁過來。老莫趕忙攔阻道：

『別忙別忙，還有一點小意思要告訴大家。爲了表示咱們真有這個決心，還要捺個手印，同意不同意？』

『同意！』

『好好，一個個的來罷，別擠呵！』

『老莫同志，給我全家寫上！』一個老大娘擠過來。

『爲什麼你把全家寫上呢？』另一個婦女插進來，『這又不是均土地領救濟糧呀。』

『你沒聽老莫說麼，多一個人簽名多一分力量，人多好辦事。』

『小孩管不管？』

『管！』

『哪，給俺黑妮寫上。』

.....

這說明什麼呢？這說明同一情況，兩種不同的工作方式，收到不同的效果。

這幾位女同志出身多半是地主和舊式富農家庭，剛從幹校受訓三月出來，熱情有餘，經驗不足。硬搬一套生硬的理論給羣衆，自己認爲是很滿意了，恰恰爲羣衆所不懂；她們那一派知識分子的作風，又不爲羣衆所欣賞。她們雖然生長農村，這和農民有什麼關係呢？她們的思想感情、生活方式還跟農民隔着一堵牆。要改造這種知識分子，就非好好的磨鍊一下不可。老莫就不同，他是過來人。雖然脫離生產兩年了，可是一舉一動，一言一笑，渾身上下還是原原本本的農民氣質。像他這樣的人，那就不是單

純的生活經驗問題，應該是提高理論與政策思想，怎樣和鬭爭經驗相結合的問題了。

一味埋頭苦幹，不重視學習政策，不能掌握領導意圖，這就要犯錯誤。

這裏又有兩個例子：

在我到達××莊的前一天，農會裏押了一個惡霸地主。農協籌備主任夜裏把他提出來預審，這惡霸很狡猾，對人命案子抵死不承認。他怕完成不了任務，心裏一發急，就暴跳起來，指着惡霸的鼻尖罵道：『劉培德！我算認識了你！趕明兒送縣，有你槍斃的時候！』不料這老奸巨猾經不得一嚇，左思右想，橫豎是死，便解下軟牀上的麻繩搭在樑上吊死了。

惡霸上吊，在他並不覺得事態嚴重，以為死了個把惡霸算什麼，反正他懼罪，自尋短見，活該。可是後來經區農代會總結反霸減租，結合檢查思想、檢查政策時，大家一致指出這是違犯了禁止亂押亂扣的政策，打罵恐嚇都是無能的具體表現。這是十足的粗暴的官僚主義，思想根源在於三無——無政府、無組織、無紀律。

後來上級一再追查，給他定出個『逼死人命』的罪名，他才低頭認錯。

在同一个會上，還檢討出另一個鄉在反減過程中，犯了一連串的錯誤。下面一段話是我當時的記錄，從這裏面可以看出激烈的思想鬭爭；也可以說，黨怎樣發揮了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武器，怎樣教育了幹部。

問題都集中在那個鄉的負責同志身上。

『你私訂刑法——私下打了兩副銬子亂銬人，上級一次又一次追你繳，你爲啥不繳？』

『還有，積壓果實糧，芝蔴四百斤、麥豆各多少？這是貪污思想，存心不好；否則爲何不分？去質問你，你說「留給烈軍工屬的」，到底留給誰？你知道不知道這時候老百姓餓得嗷嗷叫？』

『你要人家四塊洋錢、一匹布、兩頭牲口，這是那一條？爲啥挖人家的地財，動人家的浮財？還把那匹布你爭我奪，多光彩？嘿！財糧說「誰都不能拿，我先帶回家去」，他就把那塊布扔到染缸裏了，你想白布染黑，人家就不認得麼？去質問他，他說「回頭我給他糧食好了」，結果糧食也沒有給，就這樣把羣衆鬭爭得來的果實私吞了。你要了人家的洋錢，又拿洋錢去換糧食，犯了雙重的法了，上級規定不挖底財，

你挖了，犯了一法。政府禁止金銀買賣，你拿洋錢換糧食，這又違反了金融政策。咱們這是經濟鬭爭呀！你爲什麼要他的洋錢呢？你思想上是不是有這樣的問題：鈔票不勝洋錢？你這樣搞法，老百姓會說：八路軍就是說的漂亮。只許官家放火，不准小民點燈。你們用洋錢可以，咱們就不行，這是什麼道理？」

『再說，你把中農劃成富農，農民反映說「你叫拿一斗八升給窮人渡過春荒，我拿，你要亂劃成份，我是一顆不拿的。」你別把老百姓當阿斗。劃錯階級，打亂陣營，這不是分化敵人，而是孤立自己！』

『還有，幹部提獎問題。你拿鬭爭果實當獎品，這個二十斤那個三十斤的亂分，實際上就是貪污。』

被整的人抬不起頭來，臉上青一塊白一塊，看樣子好像要氣炸了。

區委書記接着說：

『你自己說罷。誰沒有錯？當然，是人都難免有錯。世界上只有兩種人沒有錯：人死了沒有錯，吃奶的孩子沒有錯。』

『日他姐……』被整的人光嘆氣。

『你是不是還有大獠大轟的思想？——我看你是有的。你要咬緊牙關，割掉多餘的尾巴，這尾巴打着蒼蠅，拖在後面有多排場？』

被整的人開腔了：

『那不是大轟大獠思想。就是想給大家多弄點糧食，所以那洋錢、布……不過這是大家的意思，羣衆要求……』

『又是羣衆要求！羣衆早把你摺在一邊了！你出賣了羣衆，侵犯羣衆利益，脫離了羣衆，還有理說哩！』

『那是這樣，關於那布和洋錢，那是當時思想上糊塗。當時大家要求：「成天跑，鞋都跑爛了個個人，還耽誤了活，不該多分一點麼？」我想，提點獎，給他們打打氣，做事有些勁，是這樣想的。可是昨天晚上大家提起來，別的鄉都不提獎，我就覺得很難受，晚上飯也沒有吃，心裏怪不是味……』

『啥叫領導？你領導的是啥？拉着羣衆的尾巴跟着走，這叫啥領導？』

『我思想毛了……』

『你貪污，存在一種什麼思想？地主階級剝削思想！這是階級意識問題，立場站